

草铺的

□ 张晓峰

儿时的冬天比现在要冷，要长，风大，雪多。一到冬天，各家各户都开始了御寒的准备。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装“草铺的”。

河南人说话简意赅，直截了当，被子叫作“盖的”，褥子叫作“铺的”。冬夜长而且冷，平常的“铺的”变成了“盖的”。没“铺的”照样冷，那时候棉花少而且贵，人们因地制宜，就地取材，发明了“草铺的”。

做“草铺的”也简单。将两块粗布三面缝在一起就成，跟现在的被罩差不多，只不过面料和做工粗劣些。说是“草铺的”，里面装的也不是草，而是麦秸。那时

候没有收割机，麦子都是用石碾碾的。经过暴晒后的麦秸，用石碾一遍遍地碾过，轻，软，暖，极适合做“草铺的”。这些麦秸，要么直接存放在屋子里，要么搭成大蘑菇一样的麦秸垛。麦秸垛的顶上盖有一层麦糠，极隔雨。装“草铺时”，拉个架子车，从麦秸垛下面往里掏新鲜的麦秸。光滑，绵软，像年轻女子的肌肤，手感甚好。不要心疼，可劲往里装吧，塞得实在装不下了，塞得被罩快要撑破了，才拉回家去。母亲们，把装麦秸的口子缝起来，往床上一放，就成了“席梦思”。往上一躺，陷进去一个坑，一起身，马上又复

原，这弹性没得说。现在只记得白天的冷，不记得夜晚的冷，想必跟这“草铺的”有很大的关系。

还有一种更简单的，一面靠墙，在地上摆三排褥子，围成一张床的形状，把麦秸填进去，上面铺上一个粗布单子，就成了一个简易的床了。我们管它叫“草铺”。家里孩子多的，爱尿床的，让孩子就睡这种“草铺”。生产队里的牲口房里，饲养员也睡“草铺”。

开春了，天暖和起来了，“草铺的”里面的麦秸会陆续被掏出来，烧锅可以用，垒泥墙时，剁碎掺进泥里，特别结实。放进鸡窝里，又成了母鸡们的产床。

岁月悠悠

走过的岁月，如经年的风，途经千山月、万江水，转瞬无痕，从不肯停留片刻。光阴的隧道里，我们的记忆始终停留在原地，时间将我们太多的美好变成回忆，将梦想变成诗，但我们仍继续一路追逐……也许这就是人生。

坐火车的记忆

□ 唐明霞

1994年，我到郑州上大学。第一次出省，又是奔向令人向往的军校生活，兴奋而激动，绿皮火车那咣当咣当的声响，亦是十分悦耳。

我是中铺。我的下铺是一位漂亮的女子，肤色十分白皙。早晨洗漱之后，我好奇偷觑她往脸上涂抹抹抹，几道工序之后，象牙白的皮肤变成了肉粉色。我傻乎乎地想：原来的白皙多好，为什么要抹一层变个颜色呢？

相邻铺位是一位郑州大学的年轻女教授，北方人的高挑个子，气质好。重庆旅游之后回郑州，听说我去郑州上学，她很友好，告诉我她的电话，说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，可以找她。在郑州四年，我从未动过那个号码，但那份友好，存留在心间，直至今日。

春节放假回家，学校统一购票，硬座。春运高峰期，火车站人山人海，打工者、学生，都在这个时间往家的方向赶。上车恼火，不一定凭票，靠拼体力。虽说是军校生，但女生的体力依然无法挤上列车。部分男生先挤上车，打开窗户，伸手拉，车下的男生托，如此折腾，女生如同行李一般被塞进车厢。车厢里早已挤满了人，座位已经被占领，连过道都站满了人。我们知道，这一节车厢基本上都是校友，辨识度也高，大家都穿着短肥的迪卡军装。一位从部队入学的男生站上车厢一头的座位，手拉行李架，大声喊话：这节车厢都是我们学校的同学，没有票的，带着行

李离开，不要占着我们的位置。人多胆壮，他应该还说了些强硬的话，我已记不清具体内容，当时只觉得他很威武。车厢里的其他人陆续离开，我们凭票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。

春节之后返校，购票也紧张。当时我们同班有三个重庆人，我和另外两名男生。我们相约坐同一趟车，一个男生自告奋勇买票。买到了三张站票。三个人提前到重庆城里我大姑家集合。大姑爷听说是站票，意味深长地笑：“二十几个小时，站着过去？我就担心你们买票困难，早已经给人打过招呼，给我留三张票。”一个电话之后，很快就有人送来了票，三张，卧铺。

原来的三张站票怎么办呢？我们决定去火车站买票。火车站人潮汹涌，排队买票的人如条条龙。供需的不成比例摆在那里，票很快就被聪明人买走，并没有怀疑票是假的。姑爷调侃我们：“你们没被当成票贩子抓起来啊？”我们三个嘿嘿笑，然后我回答：“我们按原价卖的，又没有抬价。再说，穿着军装呢，怎么可能被误认为是票贩子。”

时间的车轮比火车跑得更快，现在已是2023年，重庆到郑州，每天都有20来趟火车，火车票不再是一票难求，上火车也变得秩序井然。那些逝去的岁月和拥挤的火车，偶尔，会如天上的一片云，飘过我的心海。

往事煮酒

□ 尹文阁

时间辜负了流水的隐喻
往事荡在冷里
倒挂着风
像涟漪散在涟漪里
波澜不惊
欢欣或悲戚
词语齐鸣
偶尔在身体里振翅
周遭的万物绚烂如斯
而你有时只需芦苇几株
涂鸦湖面的写意
便可压低往事殷勤的醉意



悦见

古代中国与印度洋的不解之缘

□ 赵昱华

“郑和下西洋”里的“西洋”，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度洋。自从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开辟以来，中国与印度洋产生了紧密的联系，中国是有机会成为这片海域的主人的，可是，中国为什么错过了这个机会呢？

带着这个问题，我打开了杨斌所著的《人海之间》，书中从“船、物、事、人”四个角度出发，讲述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洋的不解之缘。

古代中国与广袤的印度洋的联系，早在汉晋就已产生，此时，推动中国人前往这片危险海域的动力，是当地出产的奇珍异宝。石崇斗富所用的珊瑚树，就很可能来自斯里兰卡。

到了唐朝，信仰取代了现实的利益，促使无数求法僧向西跨越海洋，尽管这可能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——书中列出了有据可考远赴印度的十七名僧人中，明确返回故土的仅有两人。这些僧人跨过大洋，也无意间搭起了古代中国与印度，乃至与西亚各国的沟通渠道。我们熟知的唐玄奘，就曾有过航海前往斯里兰卡的计划，可惜未能成行。

较之于开拓进取的唐朝，宋朝在军事上无疑是保守的，但就海上贸易而言，宋朝比唐朝更加繁荣。作者杨斌通过对“南海I号”和“泉州一号”的考古分析，得出结论：唐代中国对于海洋文化采取的是被动接受的态度，而宋代的中国主动打开大门，向着海洋主动进发。这两条南宋沉船上的瓷器金铁，充分证明了彼时的中国商人对遥远海域的向往。或许，宋朝向海上的进取，起初源于其在陆上的生存空间受军事强权的挤压，但是，这份压力反而让宋朝因此而繁荣，而海洋也成了大宋最后的疆域。

元朝虽然短暂，却因为有着和伊利汗国联系的需要，大量官方外交船队继续开辟着印度洋的航道，其身后跟随着大量的贸易商队。航海技术的进步，稳定航线的发现，私人贸易的发展……无不代表着中国对印度洋的开拓蒸蒸日上。元朝较之于宋朝，是既延续又变革的——其延续的自然是私人贸易的繁盛；而变革则在于对于这片海域的主导力量，从私人的商贩转为了官方的外交团队。

唐宋之间的变革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踏足，而宋元之间的变革，则在于官方背景介入。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：古代的中国对印度洋的兴趣是与日俱增的。这份兴趣最终在明永乐帝时期达到了顶峰：郑和七下西洋，曾在印度尼西亚设立旧港宣慰司，一度将这一片优良的深水港纳入版图。

可惜，郑和七下西洋，是中国对印度洋开拓的高峰期，却成为绝唱。在此之前，古代中国对于印度洋的开拓，总能取得现实利益，满足贸易和外交的需要；但郑和下西洋却以举国之力宣威万国，是以政治操弄贸易，产出远低于投入，反而促成了严格的海禁，终结了数百年来与印度洋世界的往来。旧港宣慰司最终在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被放弃，让人扼腕叹息。

就这样，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伴行千年，终究分道扬镳。《人海之间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一窥古代中国和海洋关系的大门，将古代的中国置于世界的海洋之中，读完此书，也算是完成了一场在书中进行的航行。

老屋

□ 周品

歪在墙角的独轮车
承载了父亲太多的血汗
曾把一家人的希望装满
如今它也和父亲一样
每天面对着墙壁无言

伏在门边的那口老井
曾把我的生命浇灌
浇灌成茁壮、生机无限
如今只能静观岁月变迁

靠在篱笆上的那根扁担
身体长满了斑点
曾把我的肩膀磨炼
让我在风雨中挺拔
扛起了责任如山

故乡的老屋
曾给我太多的温暖
老屋里的故事
永远也说不完



老式电饭锅

□ 夏学军

那个老式电饭锅已经“退役”多年了，被我放在储物间里，一直没舍得扔，它是我第一个家用厨房电器。

现在看它的样子太普通了，白色锅体，不锈钢的盖子，有双耳，分上下两层，上面一层是蒸笼，下面的内胆用来煮饭。操作面板上只有一个手动开关键，按下煮饭键开始工作，中途可以打开盖子，食物熟了以后，按键“砰”的一声弹起来，仿佛告诉主人：请享用吧！

这个小小的电饭锅，见证了我大学毕业跨入社会以来的生活。买的时候没花钱，因为我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被领导暂时安排到工会帮忙写大字标语，任务完成后，工会领导给了我一张电饭锅购物券。等我到了商场提货，服务员告诉我只剩下了最后一个，还有一点小毛病，说帮我修一下，可不可以？我犹豫了一下，勉强答应了，心里想，我的第一个家用电器居然是个残次品。

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电饭锅，到了我家以后，从未怠工。十五年算不算高龄？其中内胆因涂层脱落都换过三四次了。它超级好用，我不光用来做米饭、煮粥，还用来做肉、炖排骨、煮玉米、煲汤，还煮面、涮火锅，经常是上下两层一起工作，饭菜一锅出，方便极了。

我搬了三次家，它跟着我从城东到城西，最后“定居”在我的婚房里——是的，我把它当成了“嫁妆”，不离不弃，我要让它见证我以后的幸福。

爱人和我一样喜欢它，而且用它解锁了更多的美食。经常是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爱人在看一本闲书，电饭锅里煮着酱牛肉，满屋飘香，我俩一边聊

天儿，一边等肉出锅。寒来暑往中，这样的日常散发着迷人的烟火气。

难以忘记那一次我生病住院，爱人为了让我吃好，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营养餐。有一天早晨他来送饭，居然把电饭锅都搬来了。我又惊又想笑，爱人打开锅，满满一锅鲜美的鱼汤正冒着热气，香气瞬间吸引了众人。爱人喜滋滋地说，家里没有合适的保温用具，索性连锅一起拿来，这锅保温功能真好啊！于是那天，同病房所有的人都喝到了鲜美的鱼汤。

每次用完我都精心擦干净，用方巾盖起来，放在厨房小柜子上。但是即使我再精心，十五年的时光里也难免磕碰，锅体有多处“伤痕”，还掉了漆，但是功能一点儿都没受影响。

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它太乖了，像一

个听话的孩子，或者是不知疲倦的主妇，也像一位忠臣良将，从没想过“撂挑子”，爱人说那是因为你对它好啊，所以它投桃报李。是这样吗？如果是，电饭锅岂不是有了生命与情感，懂得感恩。

反正我对它是有深厚情感的，不管是味道或是其他，一起走过了岁月便好似携手同行的爱人，美好的画面时常活跃在记忆里，每每想起都像是坐上了时光机，瞬间就回到了那时那刻。

我是怀旧之人，喜欢旧物，因为每一件旧物里面都有光阴的故事，有情感的寄托，看见它们会怦然心动。

这个老式电饭锅，它没有花里胡哨的外表，没有繁杂的功能，简约而真诚。十五年以来，它了解我的口味，我知道它的脾气，我们就像一对老朋友互相信赖。

